



印象株洲（四章）

■ 田瑛（湖南）

工业遗址

那种辽阔，足够你走一整天。

被修复的，未被修复的，都压着声音。

历史有一块橡皮，不断擦拭时间。

我站在红砖烟囱前，凝视它燃烧过的激情，也凝视它雾化过的天空。

凝视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用颤抖的手抚摸红砖框架里碎石的记忆。

冶炼炉如堡垒，浑身锈蚀，保温膜裸露。

异国风情从裂隙里长出来——我以为我踏入了欧洲大陆。

有些事物，不被时光辜负，也不被记忆放过。

石峰山

或许是夏天最好的漫游地。

我的许多时间，挂在半山腰。

天鹅湖植入荷与睡莲，植入白天鹅的梦。

绕着山，可以望尽整座城——桥与桥相连，仿佛发展与融合不断向你倾身。

不必听清。一切变化太快。切片的，是魔术师。

我站在大山的舞台，看一条河，像炊烟拉开序幕。

湘江

山水相连。观音寺始终立在江岸，轻抬手遮额，凝望一江水的起落。

码头从繁华到荒芜。北石港，生锈的船坐在岸上，像历史的眼睛，回望一座城。

工业文明，在一江水的耕耘下走出去，走出去。

龙居洹水（三章）

■ 张绍金（河南）

一

始终，散文诗是我滋养生命的营养。从豫南向北驰行，中原沃土，处处是散文诗灵动的华章；裹一身大别秋光，扑进南太行怀抱，一望无际的旷野都是散文诗落笔的印痕。

大别与太行，是两座地域文学的摇篮。车窗向北行走，车窗外平原深秋的气息直面扑来，我闻到了北中原粗犷的霸气。

洹水侵入心肺，红旗渠精神谱写出华夏新歌谣，豫北袒胸露乳毫无遮掩，孕育出一本崭新而厚重的中原散文诗合集。殷都不古，散文诗长青。我的肉体浇筑着鄂豫皖风情，滋生出豫冀晋的苍茫。

洹水是《诗经》流淌出来的诗河。岸畔上，一群人挽手并肩，南太行风情是一行行散文诗，北中原的广袞撩拨着散文诗不断扩展，那一望无际的山峰，都是我翻阅不尽的厚重诗经。

掐来一束大别映山红，种进殷都，以花色花香滋养太行新诗经。

二

跃进渠需要仰望，中原散文诗需要仰望。诗行里有陡岩峭壁，有山高水长，有都市变幻夺目的繁华。携一身大别尘土，从淮河岸、撒向黄河滩，洹水泛起朵朵白浪。

中原沃土，自滋润甲骨文伊始，滋润着华夏文明。散文诗的血脉自此蔓延至今，洹水长流，耸立南太行，一条逐浪跳跃的黄河鱼，成为山岩上站立的崖柏，山水净化了两岸农人的期望。

中原散文诗的别致，在于大别、太行的绵延峻峭，在于淮河黄河的雄浑清澈，在于红旗渠、跃进渠钢钎铁锤的脆响，在于兰考“焦桐”粗壮的品格，在于我们握紧拳头放声歌唱。中原散文诗，在大别岩壁上站成青松，于太行顶上横卧成峭壁渠水、于是，大中原有了一望无际旺盛的诗意横流的高粱。

华夏文学大家族中，有中原散文诗清晰的影踪，绵里藏针，刚柔相济，溪涧低吟浅唱，浑黄逐浪，淮水清歌。

殷墟甲骨文博物馆，我追寻到汉字起源时散文诗的雏形。汉文化波澜壮阔的画卷中，散文诗龙飞凤舞。

先祖择龙居祥云之地而住，或依山，或临水，或没入山水，繁衍，劳作。龙的腾跃，开启大地智慧，发掘生命奥秘，弘扬五千年华夏文明，迄今仍傲视环宇。倏忽间，我见到了自己最初的模样。

与人形影相随的龙迹，随处可见：龙脉，龙脊，龙泉，龙河，龙井，龙头山，龙王庄……于是，散文诗灵动的龙骨，裸露无遗。

三

又在一条江的铺陈中，带回来，带回来。

南来北往，原来是一条船的故事，一江水的沉默。

仙庾岭看荷

秋后第一天，我在雾化的天气里看荷，绕开它的巅峰。

盛与衰的间隙，一种软被一枝花苞刺穿。它仰面朝天，我把它供成圣景。

抬头可见文昌塔，跟着蝉声隐约，也仿佛朦胧的眼，凝视着朦胧的世界。

我的松弛与沉思，那个穿白色纱裙的清晨舞者。荷塘的荷叶也举起白，应对万物。

一切都在凝视里。

一片荷叶噙着一滴水，那是眼泪么？

万物沉默。而我眼里，它是复活，正轻轻推开一扇天堂的门。

原本，大别与太行，是两条气贯长虹的蛟龙，是一对并肩携手、勇往直前的兄弟。风景是你，是他，是我。眼前的山峰扯起云纱一同奔跑，中原散文诗已描画出我生命内核的色彩，铿锵着我行走的姿势。

与跃进东干渠撞个满怀，完成我期待已久的夙愿。跃进渠纪念馆，行走一段 987 公里激情燃烧的岁月，干渠就是南太行挥舞起来的彩绸。

自古，安阳苦于无水。古有“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安都人没有停止与自然的抗争，梦想在一代人一代人心中延续……敢为天下先，安阳人大手笔让漳河水翻越太行以润古都，那是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使命担当。

“山丘地，最怕旱，十年就有九年歉，收了吃顿柿糠面，灾了逃荒去要饭”。苦苦坚守家园的殷都人，引来漳河水染绿北中原不屈不挠的歌谣，改写了北中原旷远的历史。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安阳人，挥舞铁锤钢钎，凿壁成河，坚硬的太行山低首服软，贫瘠的土地肥沃成天下粮仓。这种情怀铸就中原散文诗立体的筋骨。

漳河水引入北中原，完成洹水持久扩张的姿态。

西塘，还是西塘（三章）

■ 胡有琪（四川）

西塘，我来了

打马，从江南走过。

我被你卸鞍，留客。

我笑，天涯何处未闯过，你小小小小一个西塘，恐难留我。

风只递上温柔的手巾。

我不汗颜，但我的汗已无影无踪。

西塘只端上一盘古意，我的佩剑已藏匿一匣的剑意，已在一杯乡风中畅饮，满嘴芬芳。

一只只小船，依依呀呀，从眼中划来，又向眼中深处划去。

它不打广告，不说风花雪月，它只是慢慢地叙说西塘古镇的风土人情，任人去猜想一河的涟漪。

时间好像未动，西塘仍是千年前处子般的美丽。

而所有的新潮，浪卷而来，却皆脱下繁华的虚伪，返古，露出唐诗宋词。

西塘，西塘。

不知不觉间，我开始不知不觉的呢喃。

我好像脚已生根，变成一棵柳，在抚须大笑，说，这地好，这地好。

其实，西塘岂止一个好字了得。

它的魅力，尽在一首诗中，余味无穷。

西塘夜色写意

仍是一幅水墨画，悬挂在西塘，让世人驻足，让日月揣摩。

不觉间，夜幕初降。

有桥拱着腰，从暮色中端着一壶酒，走来，喊客慢用。

酒旗，在远处苍老的廊棚中时隐时现，捂着嘴在笑。

风在叹一个老生常谈的字，痴。

一千年了，还是看不破画中的意。

夜灯开始闪烁，许多的故事还沉浸在沉思之中，不肯走出来，梳妆。

而我不是来发幽思的，我不泼墨。

我只是来洗一身的红尘。

所以，我不愿在画中变成一节古色古香的街衢，逐渐在时光中斑驳。

趁人不备，我赶着小桥流水，向暮色中隐去，独享夜色。听远处流水低吟、桨橹浅唱。有一种淡然，扑面而来。

有一种轻松，悄悄奔走。有一种情怀，独自发芽。

世人看我，犹在画中。

其实，我早已不在画中。我已抛却凡间俗物，只在自己的夜色之中，神游，或是梦游。

西塘，已与我共枕。

西塘，还是西塘

那么多的人如蚁，把西塘搬来搬去。

西塘无语，西塘只是微笑，西塘只是悄悄把脚印一一扫去。

一转身，仍是一橹轻摇，守身如玉。

任何人都是过客，西塘，还是西塘，如旧。

那么多的衣裳，反复把西塘涂脂抹粉，花里胡哨的打扮。

西塘既不描眉，也不化妆，仍是戴着一顶“吴根越角”的帽子，行走江南。

一到夜晚，西塘总是悄悄脱下游人的轻薄，又穿上一身古朴的衣裳。

临水而筑，下塘浣衣。西塘，还是西塘，恋旧。

千年的西塘，还是不忘初心的西塘呀。

手里，还是举着一支莲香。

无人的观众席（外一章）

■ 陈劲松（青海）

垂落的幕布

静默如谜，在开启前，或关闭之后。

它或如华丽的天鹅绒，或如憔悴枯槁的黄叶。

它掩住无边的喧嚣，也掩住无边的静寂。

它是封面，也是封底。

开开合合之间，有人粉墨登场，有人黯然离去。谁的声音绕梁三日，谁的声音低入尘埃。

如瀑的阳光，垂落的星河，括号般抱住人间。阴翳撕裂的伤口，终会被时间缝合。

薄薄的夕光，是人间垂落的最华丽的幕布。

当然，它最终会成为你我最后披上的肃穆的锦袍。